

# 詩人小屋(下)



HK人與事  
何佳霖

萍姐是我鄰居，她原來是在沙田，後搬過來的，一家五口，丈夫早已離異。他們過來的時候，孩子都沒有長大。現在，兩個兒子都結婚並有了孫子，萍姐堅持種菜，請菲傭帶小孩，成本更低。女兒嫁人了就在市內住，星期天回來和娘家人一起吃飯。每個禮拜六，他們家就特別熱鬧。後來我覺察，生活在新界的人，說話聲音都特別大，他們喜歡吃飯的時候，喊着說話，喝酒了聲音更高昂，因為空間大，不會擔心隔壁有意見。每一家前後都有花園，只是都比較簡陋。平時十幾個親戚朋友來聚會，不擔心地方小。大家喜歡BBQ，就是提前買點肉食來做燒烤，不用到食肆檔那裏，在院子裏就可以自己動手。隔壁三四家經常一起串門吃飯，但也形成了一個共識，AA制，誰都沒有經濟負擔和人情負擔。大家買了食物，幾個人一起吃，除一下人頭，平均一個人一兩百元。遠近鄰居之間友情就這麼培養起來的。

特別是在一些節日大家會聚在一起吃大盆菜，人多都是用一次性碗筷，幾十個人一塊吃，一人拿一碗，把菜盛到碗

裏就離開，愛跟誰聊跟誰聊，邊吃邊聊。吃飽了就散。盆菜文化成了新界居民或村民的經常性聚會。

這裏的人喜歡養狗或貓，即使自己不養，也有很多愛心人士經常定時來餵食一些流浪貓。你會看到來餵食的人們多是一些帥哥美女。他們風雨無阻，無所圖謀。生活在這裏的人自然會被他們的義工精神所感染，把這些流浪貓看作是這個地方的一分子，不會驅趕也不會打罵，自然形成一種和諧氛圍。有時候我很羨慕這些貓，覺得牠們的待遇也是前世修來的。

與天光相連的還有好幾個小村莊，如河上鄉、燕崗村等七八個村落，沒有圍牆，共享遼闊的田園風光，村與村相通，為了走捷徑，小道或田埂都是通向彼此家門的小路。「詩人小屋」隔壁是一位鋼琴老師，以前以教鋼琴為生，現在做工地工程師。每天總有悠揚的琴聲從他的小屋飄出來。鳥兒是他的知己，一群一群地繞着他的屋頂飛來飛去。他是基督徒，為找到這樣一個居住地方而常常感恩。生活在這裏的人，慢慢熟絡起來，碰面也會主動寒暄幾句。他們個個是生活的高手，上下班都騎着單車，看着他們在狹小的小道上飛馳而過，後面還跟着他們自己養的幾隻唐狗。

# 秋意



自由談  
郭曉懿

中秋當晚，在外歸來，抬起頭，正見屋頂一輪明月。明月高懸，一覽無餘，恍若銀盤般圓潤，甚是通透。中秋是團圓之際，秋天更是豐收的季節。不過，孤身一人遠在外地，恐怕感受更多的是蕭瑟之感。秋天，固也有另一面，秋之蕭蕭。

不禁想起兩漢時期的《古歌》：「秋風蕭蕭愁殺人。出亦愁，入亦愁。座中何人誰不懷憂？令我白頭。胡地多飈風，樹木何修修。離家日趨遠，衣帶日趨緩。心思不能言，腸中車輪轉。」詩風質樸直白，寫的正是秋天的愁緒。這愁緒，既是離愁，也是秋天本身的惆悵——萬物開始凋零，落葉紛紛，春夏之際盎然的生機，似乎霎時間變了顏色。

第二天走在路上，看到泛黃的落葉滿地，更加多了一份蕭瑟感。或許，同樣是秋，因為人的處境不同，感受也各異。譬如，中秋月圓之夜，舉家坐在老樹下品茗，分享月餅，共賞圓月，自然更多地感受到團圓。在麥田裏

舉着鐮刀，收割麥子，滿倉黃澄澄的喜悅，當然感受到豐收。然而，如千年前《古歌》的作者，與現在的我，獨身一人遠在外地，離家日久，不經意抬頭，發現中秋的團圓，頓覺冷風吹拂而過。秋天，如此不期然地來臨，甚是冷清。

古往今來的詩詞，可謂卷帙浩繁，這同一情景下的不同思緒，早已被文人墨客所闡發。明代徐有貞有云：「中秋月。月到中秋偏皎潔。偏皎潔，知他多少，陰晴圓缺。陰晴圓缺都休說，且喜人間好時節。好時節，願得年年，常見中秋月。」百千年前，詞人在中秋月圓之時，仍未忘記明月的陰晴圓缺，不過縱使如此，不妨「且喜」眼前難得的片刻歡愉，願得年年如是。

這也是古詩詞常常引人思考之處，古人的周遭環境，固然不比當下，但古往今來，人們面對四時節氣的感受，譬如秋天，或是團圓，或是蕭蕭，或是變化其間，這份感情和思緒基本千年不變，這就是文化和思想的傳承。不禁讓人感慨古人的智慧，以及文化的恆遠。由此思之，於團圓和蕭蕭之外，便有了另一份來自悠久文化的親切。

# 徵稿啟事

維港灣畔輕柔的海風，太平山下璀璨的燈火，茶餐廳裏地道的港味，遠郊離島淳樸的民風，凡此種種，交織成一個香港初印象。然，就像一千個讀者眼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每個人對香港的認知和體悟也不盡相同。

「大公園」開設「我心中的香港」欄目，面向海內外徵文，歡迎各位讀者書寫屬於自己的香港印象。文章語言、風格、形式不限；每篇不超過兩千字；所有來稿需為原創首發。

投稿郵箱為：takungpage1902@gmail.com，請註明「我心中的香港」欄目。徵文活動截止日期為：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 我心中的香港——道來一首散文詩



我心中的香港  
林思儀

對在廣東長大的孩子而言，「香港」是上一輩將經歷講成的故事。在我還懵懂的時候，爺爺不時去香港探親。在還未去過的從前，對故事裏昨日旅客飄洋過海、翻越車水馬龍的都市有了模糊的想像。在中文系現當代文學的課堂上，蕭紅、張愛玲、西西等作家的文字又將這個印象暈染上了具體的情感，彼時的香港是流動的，裝下了四面八方來到的人。一個時代遠去後，來到當下，學校裏有很多香港同學，因緣際會成為朋友後，在具體的聊天裏我又時常感受到屬於年輕一代香港青年的活力與勇氣。這些不同階段的偶遇，零零散散地拼織出我心中的香港的剪影。直到去年畢業後，因受老師查書之託，我終於親身去了一趟香港，雖然讀過大多數關於香港的文學體裁是小說，但我心中的香港，是一首散文詩。

散文詩是不分行的詩體，一如香港不分界限的多元空間。舊唐樓和摩天大樓共存於一街兩面，從店舖已關門的深水埗到華燈初上的中環，地鐵即可抵達。沒有門禁的維多利亞港，水波蕩蕩在黑夜，霓虹燈是城市的星光，海風中，港口樂隊的粵語歌唱着天長地久，讓人一時間忘記在時間的長河裏我們該何去何從，只想停留在此刻。

散文詩的節奏沒有嚴格的韻律限制，又像是香港街頭跳動的人群。快節奏、高效率早已成為香港向世人展示的標籤，也製造出讓人望而生畏的精英感。然而當我真正踏足這座城市，我一邊在堅尼地城港鐵站迷失方向，因為人潮不斷湧起而不能停下，繼續往前走。這裏的每個人都像是在奔赴一場重要的見面，絕不能遲到，因此時間的單位在路人的腳步聲中縮短、再縮短。而另一邊，我在港大的圖書館坐下，面前輕輕攤開一本《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藏善本書錄》，俯仰之間周圍已悄然坐着用放大鏡、膠片機查閱古籍的人



香港文學館展出張愛玲的照片等。中新社

們。等到翻閱完一本書，走出閱讀樓，夕陽已落入雲海之中，標準的刻度僅僅只是預設，我們一切的感受組成了真正的時間。打一份飯到港大的餐廳坐下，面前是兩座高樓之間的海。城市海是一類景觀，裝載了窗邊遠眺着的人們的無限遐想。

文學史上的香港容納了四方而來的旅人，她們也以自我的筆觸寫下生長在這座城市裏的故事，我腦海裏始終無法抹去，張愛玲尋出家傳斑斕的銅香爐，點上一爐沉香屑，娓娓道來戰前香港的故事、蕭紅向着溫暖和愛在歲月盡頭尋找精神原鄉、西西所住的美利大廈被寫成「美麗」，因歡喜而不作更正的場景，文學提供着香港縱深的指南，指引我不斷地對這座城市的現在和當下產生好奇心。因此，又一個夏天，我第二次來到香港時，走進了香港文學館。香港多山，因此爬坡與階梯已經成為了家常便飯，盛夏又多「風球」帶來陣雨，在這裏一雙舒適好走的鞋是極為重要的。雨天，走了一公里，到達茂蘿街七號。兩端連接着人來人往的大道，但這條街道卻很安靜。樓上不大的展廳羅列着近代以來香港作家南來的路徑以及留下的痕跡，越了解越覺得厚重，歷史像港島礁石灘的海浪，一下一下地拍打着來者的心頭。我坐在閱覽室裏閱讀館長寄語「香港文學館雖然塵埃落定，我們仍然要穿過咆哮的時空之海，左邊是洶湧澎湃的大海，右邊是拾級而上的山」，書架上正端正放着一本《呼蘭河傳》，娓娓道來的便是供

人停靠的一首散文詩。

在視覺印象之外，香港一眾的「老字號」，也為我留下了有關經典的味覺記憶。港式茶餐廳、粵式茶點的招牌隨處可見。而在不同的歲時之中，味覺代表了一種態度，蝦餃要包出十二褶，叉燒包恰好處的豁口，是精緻的穩當、執著的認真。這種態度，將歷史化為兩打窗。只管在後廚，打一鍋老蓮蓉。去了蓮衣，少了苦頭，時辰到了，熬它一個臉軟沒脾氣，沉重現實亦如味覺之輕盈，支撐起一個又一個，無味而有味的風景，在得與失的無力之間，重新燃起曾經擁有的記憶，以傳承通向無限。而每一種經典傳承的背後也許都有着自己潺潺而往的故事和暗自下定的決心，賦予了人在時間中足夠立身的分量。

「一盅兩件，好好味。」咬破蝦餃水晶皮的瞬間，鮮美而濃郁的香味充溢於心口間，於食客而言，記起了上一次同吃蝦餃的故人與心緒。味覺的滿足回饋於即時的心安與專注，歷史浩瀚過往，在食物的餘香裏被歲月風乾了，餘下此刻相對的味覺，明日光景可期。

從離開香港以後，我還常常記起維港的樂隊、大嶼山的纜車、文學館的歷史……如同漂浮於海面上的燈塔，點亮每個觀者的山海之間。這一個個意象，又在歷史與現代的跳躍語境中自成一首散文詩，道出每個來客參與香港這個文本的意旨。



市井萬象

# 「巨幕畫卷」

近日，上海油罐藝術中心變身為「巨幕畫卷」，林風眠、吳冠中大師作品以數字影像形式，為觀眾奏響「光影樂章」。

中新社

# 大美新疆之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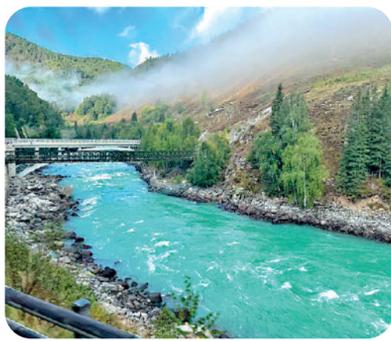
繽紛華夏  
東瑞

從新疆旅遊回來快一個月了，可是心中的感觸和震撼久久未曾消失。克拉瑪依、戈壁灘、美麗的新疆少女、耳熟能詳的優美歌舞《阿拉木汗》、天山、電影《冰山上的來客》……王翰的「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李賀的「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鉤」……無不美得教人迷醉。

這次校友組織新疆旅遊團，雖然只有二十一個人，但分別來自印尼、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內地和港澳。十一天的旅程遊遍北疆，大家說，艱辛與興奮，辛苦而值得！異域風情的新疆，大而美，令我們眼界大開。

新疆，面積一百六十六萬平方公里，約佔全國陸地總面積的六分之一。走了一趟新疆，才親自體驗：每天從一個城市（或景點）到另一個縣城（或打卡地）平均至少都在三百至五百公里之間，每天能遊覽三個景點已算多了。最後一天，我們從巴音布魯克到昌吉，距離近七百公里，在著名的獨庫公路乘車幾乎十小時。這條公路也算景點，建在兩千多米海拔以上，橫穿天山，我們的團隊分乘幾部商務車，每部車五人。公路十年完成，每年冬季還因降雪結冰封閉八個月。一路上我們猶如欣賞寬銀幕電影，見到無盡的草原、高山、湖泊、峽

谷，景物奇特，目不暇給，也驚嘆於新疆畜牧業的發達。看不盡的牛、馬、羊，望不完的滿山遍野的冷杉。所謂「一日遊四季，十里不同天」也確不是誇張，短袖、長袖、外套我們都帶上，也都用上了，有時還一日幾度換裝。像行走獨庫公路那天，出發時還是秋季的攝氏十幾度，到了中途山上的一個驛站停留，已經降溫到零下，天上飄起雪花，又是雨又是雪，冷得直打哆嗦，令人驚訝萬分。一日穿越春夏秋冬，固然見證新疆之大，到每個景點參觀，也



▲北疆山水。

作者攝

與其他省份的旅遊勝地不同。中國其他省份的景點一般距離車站不遠，有的甚至走幾步路就到，而北疆的旅遊景點大抵有個規模巨大的旅遊中心（購票、入口和詢問處），它距離景點非常遠，進入之後，還需要在車站排隊候車，乘上大型旅遊車，有時還需要接駁小車。例如我們參觀遊覽魔鬼城，那是一個範圍很大、經歷億萬年風蝕而成的寸草不長的荒涼地，乘小火車逛一圈，還花了近一個小時。北疆所有景點幾乎都如此，花在排隊的時間不少，那些景點，有些是位處高山峻嶺，距離公路很遠，步行有難度。每到一處，各地來的遊客人山人海，熱門省份去過了，人們開始將目光投向像新疆這樣的邊陲之地。

美麗有很多種，如絢麗、艷麗、清麗等等，新疆之美，與壯闊聯繫在一起，屬於一種壯麗。所有的景點遼闊，給人一種襟懷開闊、視野遠大之感。空中草原，一看上去就是一大片，牛馬羊像是點綴在其上的珍珠，無邊的冷杉如衛士在遠方連綿而去。新疆的湖，如賽里木湖，大到好像看不到邊，乾淨透明，像是不真實的一泓夢幻，連天鵝也喜歡游弋其中；新疆的高山，統稱天山，在獨庫公路乘車，好像沒有窮盡似的，急湍的河流、終年積雪的山

頂、險峻的山谷、綠得如翡翠的草原、溫順的羊群，都是變幻無窮而看不厭的壯麗景色；有些地方，太有特色，令人喜歡不已，如禾木村，原是圖瓦族和哈薩克族居住的傳統古老村莊，但古村新風，注入不少旅遊新元素，如今集花卉、河流、山巒、白樺樹林、小鋪、步行道、橋樑之大成，熱鬧而不失古樸，原始而不失美麗，堪稱現代的世外桃源。我們遊覽禾木村當晚，就住在海拔兩千多米的禾木星空度假酒店，所有建築物都用木頭搭建，夜晚寧靜；最美的設計、都力求色彩繽紛悅目。看來與新疆壯麗的山水給予的啟發和靈感不無關係。

遊過北疆，大家約定，來年再相會於南疆。